

東方白大河小說 《浪淘沙》研究

余昭玟 著

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

余昭玟 著



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

著 者：余昭玟

發行人：陳坤崙

出版者：春暉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

電話／(07)7491497·(07)7613385

傳真／(07)7493138·(07)7238590

郵撥／04062209 陳坤崙帳戶

登記證：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154號

出版日期：2013年2月初版第一刷

定 價：30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余昭玟

著．--初版．--高雄市：春暉，2013.02

面；公分

ISBN 978-986-6327-90-2(平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863.27

102003381

自序

長篇小說一直在作家創作文類中是很得天獨厚的一項，要留名留作品在世上，都非此莫屬，東方白就曾說「寫短篇小說不值得，將來人家記得的是你的長篇小說！」在台灣文學史上，一部部的長篇小說的確標示著時代與藝術的軌跡。那麼，比起長篇小說，大河小說又更具象徵意義了，全世界能有幾部大河小說呢？對小說家而言，這是一座創作的里程碑。

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完成於1990年，書中以眾多的主角，錯綜的故事，從集體族群的遭遇、命運軌跡等，帶出壯闊的歷史視野。東方白所運用的敘事結構及刻劃角度，與前後台灣大河小說，如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黃娟《楊梅三部曲》、邱家洪《台灣大風雲》及姚嘉文《台灣七色記》等皆不相同，在文壇上引起注目。書一出版，《台灣文藝》雜誌社即舉辦座談會，¹邀請多位學者進行討論。近幾年學界針對《浪淘沙》的研究也時有所見，國家文學館在2006年所舉辦的「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中，林鎮山和申惠豐發表了《浪淘沙》的研究論文。²學院內的博碩士論文亦從創作理念、自傳書寫、主題思想、語言運用、人物塑造等，探索《浪淘沙》

1 內容詳見台灣文藝編輯部：〈《浪淘沙》文學座談會記要〉，《台灣文藝》，123期（1991年2月），頁4-17。

2 林鎮山：〈永樂市場之子的傳奇——東方白與《浪淘沙》〉，申惠豐，〈說故事——論《浪淘沙》的敘事型態及其意義〉，分別收錄於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主編：《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6年12月），頁1-14，頁117-150。

的各個面向。³ 歐宗智堪稱目前《浪淘沙》研究者中，耕耘最久、成果最豐者，自 2002 年開始以《浪淘沙》與東方白其他作品為研究對象，陸續發表研究論文，並結集成《走出歷史的悲情——台灣小說評論集》及《多少英雄浪淘盡——《浪淘沙》研究與賞析》等書。

不過，《浪淘沙》題材的展延性高，反映現實深刻，手法多樣，所以書中還有許多有趣的議題可以挖掘，因此本論文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再提出本書的九章論文，思索更綿密研究的可能性，前兩章先探究台灣大河小說的形成與東方白作品的獨創性，接著討論《浪淘沙》的人物論、台北書寫、二戰書寫、市井性、台語書寫、歌謠意義等，最後以死亡與宗教主題作結尾。其中有關異國情調，女性話語，台北的空間，庶民記憶與傳統的闡發，歌謠書寫等議題，都是前人不曾論及的，希望能以新的切入點，對此部作品的研究有些貢獻。

撰寫本論文的過程，首先是以小說文本為基礎，進行論證分析及綜合詮釋，並對涵義進行細膩的討論，使文本的深層意義得以更精確地揭發。對各類相關文獻進行系統化分析，為作家及作品的表述提出合理的解釋。進行分析時，關注小說脈絡與歷史、社會文化情境的相互關係，盡可能探求文本中的隱含意義。論證與詮釋時，力求呈現邏輯程序，與判斷、推論的有效性，使論題

3 王淑雯：《大河小說與族群認同：以《臺灣人三部曲》、《寒夜三部曲》、《浪淘沙》為焦點的分析》（台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1994年7月）。游玉楓：《東方白《浪淘沙》研究》（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專班論文，2003年7月）。歐宗智：《東方白《浪淘沙》析論》（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4年12月）。其中游玉楓是國內第一位以專論《浪淘沙》寫成學位論文的，文中稱許《浪淘沙》為「台灣的《戰爭與和平》」。

得以清楚而整體的呈現。此外，亦適時參考前行學者的論述，以對論題做出準確的判斷。

《浪淘沙》問世後，《民生報》曾刊出一則漫畫，內容是一位男作家花了十年，完成百萬字的鉅著後，他問某位女士：「這是不是偉大的小說？」女士起先回答不知道，卻又幽默的加上一句：「不過，能看完你著作的，一定是偉大的讀者。」閱讀完一部大河小說並不是輕鬆的事，何況是寫作大河小說呢？東方白的創作歷程曲折又艱辛，但仍以十年之力將作品完成。短篇小說寫一個事件，或一個人生斷面，是短暫的一瞥；而長篇小說則彷彿人的一生，包含起承轉合，高低起伏，具備綿長的敘事特性。大河小說更是多種場景、多個人物及族群的故事，《浪淘沙》中特意擴大敘事範圍，加入了不同國度與族群的紛雜事蹟，所以像一幅世界史的縮影。

一千年前日本小說作家紫式部，在她的《源氏物語》中闡釋一部長篇小說的形成：「首先，它並非僅僅在於作者之訴說一個有關於別人的驚奇事蹟的故事。相反地，乃是因為說故事者自己對人與事的經驗——不僅是他親身經歷過的經驗，甚或只是他目睹或者耳聞的事情——碰巧使他感動得產生出一種非常熱切的情緒，以致無法再把它緊閉在心頭。……他覺得一定要使每一個時代的人都知道它。」此種作者意欲傾訴心中塊壘，寫下故事留給後人知曉的企圖，不是正和東方白不謀而合！

東方白的《浪淘沙》要留給我們什麼呢？對這樣一部大河小說，讀者及研究者能怎樣回應？西洋的一則寓言故事敘述著，一隻孤獨的動物不斷對曠野山谷喊著，迴音斷續傳來，那彷彿是另一個同類的回應，因此牠再也不孤獨。東方白多年來在海外找尋

並建構他的文字世界，《浪淘沙》就是那一聲聲的吶喊，台灣這些有關《浪淘沙》的研究，也就聊勝於迴音了。

研究《浪淘沙》及其他大河小說是筆者近幾年來著力的方向，最後要感謝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給予研究補助，使本論文能順利完成。

余昭玟 謹識

目錄

自序.....	06
第一章 台灣大河小說的特質與書寫場域之形成.....	1
第一節 當代大河小說.....	2
一、何謂「大河小說」？.....	2
二、台灣大河小說的形成.....	6
第二節 台灣史與中國史的敘述脈絡.....	9
第三節 台灣大河小說的特質.....	13
一、歷史與家族史書寫.....	13
二、台灣主體性塑造.....	16
第四節 台灣大河小說作家與作品.....	21
一、奠基者.....	21
二、八〇年代後的作家.....	30
三、女性作者.....	35
第二章 東方白創作歷程與《浪淘沙》的獨創性.....	37
第一節 文學詮釋與自我表述.....	38
一、作家東方白.....	38
二、步上文學的旅程.....	40
第二節 東方白創作意識與大河小說的寫作歷程... ..	44
一、說故事：沉默與失憶的危機.....	46
二、書寫一部大河小說.....	49
第三節 寫歷史——文本的誕生.....	51
一、在真實與虛構之間.....	51
二、歷史重建與記憶再現.....	59
第四節 書寫策略與形式自覺.....	65

第三章 《浪淘沙》人物論	71
第一節 人物傳記 vs. 大河之流.....	72
第二節 知識實踐與女性話語——丘雅信的 旅程.....	76
一、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77
二、《浪淘沙》中的丘雅信.....	82
三、脫出性別羅網.....	86
第三節 角色模式——知識分子.....	89
一、被壓抑的知識分子——江東蘭.....	91
二、作者與角色的對話喧聲.....	94
第四節 角色的名字設計.....	99
第四章 城市語境與歷史隱喻	
——《浪淘沙》的台北書寫.....	105
第一節 大河小說的空間書寫.....	105
第二節 故土踐履與空間重構.....	110
第三節 庶民生活的集體記憶.....	115
第四節 由空間建構的歷史.....	121
第五節 城市互文.....	127
第五章 身體隱喻與武士精神實踐	
——東方白《浪淘沙》的二戰書寫.....	135
第一節 台灣小說文本中的戰爭.....	135
第二節 戰爭的記憶與再現.....	138
第三節 戰爭中的身體隱喻系統.....	141
第四節 武士精神的實踐.....	147
第五節 死亡展演與宗教救贖.....	151

第六章	《浪淘沙》的市井性	161
	第一節 庶民記憶與傳統的闡發	163
	第二節 庶民生活的重建與詮釋	164
	第三節 民俗百態	167
	第四節 童養媳	169
	第五節 民間故事	172
	第六節 牢獄中的世情	174
第七章	《浪淘沙》的台語書寫	181
	第一節 福佬語系	183
	第二節 《浪淘沙》對話語言	185
	第三節 台灣作家的台語書寫	191
	第四節 語言政治	194
第八章	《浪淘沙》中的歌謠及其意義	201
	第一節 歌謠的意義	201
	第二節 歌謠中的市井性與本土語境	204
	第三節 殖民記憶與族群認同	209
	第四節 死亡凝視與死亡想像	216
	第五節 歌謠與人物的互文對話	221
第九章	《浪淘沙》主題論	229
	第一節 離散的身世	230
	第二節 無常的死亡	235
	第三節 宗教的救贖	245
	參考書目	256

第一章 台灣大河小說的特質與書寫場域之形成

在現代小說領域中，「大河小說」的出現，是相當值得關注的一個議題，台灣大河小說萌發於 1960 年代，至二十一世紀仍有新作出現，它的形成與特質都與其他文類不同。大河小說的出現，和長篇小說一樣，或許是作家們認為這是一個「一言難盡，無法長話短說的世代吧！」¹ 在中國，在三〇年代即有此類小說出現，李劫人(1891-1962)的《死水微瀾》(1935)、《暴風雨前》(1936)、《大波》(1937)在當時作者稱之為「聯絡小說」，至七〇年代才被文學史論者司馬長風以「大河小說」概念來稱呼。

一般說來，鍾肇政被認為是台灣「大河小說」的奠基者，前承吳濁流，後啟李喬、東方白、黃娟、施叔青等人。台灣大河小說這個文類中，一般公認最傑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大概就屬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以及東方白的《浪淘沙》。²

若檢視目前台灣大河小說的作家與作品，可以發現其中有兩個明顯的不同脈絡：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表述。前者多剖析台

1 此處借用彭瑞金對台灣戰後第一代作家，如鍾肇政、李榮春等人不約而同書寫長篇小說的評語，彭瑞金認為這群作家均以長篇作品名世，且真正地都以文學青年的敏銳心靈共同地感應了相同的時代脈跳。詳見彭瑞金：〈傳燈者——鍾肇政〉，李瑞騰主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壹》台灣 1970-1989》（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頁596。

2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10月），頁96。

灣人民在各歷史階段裡的遭遇和掙扎，同時著力描寫台灣知識分子跨越兩個截然不同時代的徬徨和覺醒。後者則與五〇年代反共文學相關聯，作家將文字當作接近中國（文化）的途徑，多書寫中國原鄉小鎮，以其為想像的中國縮影。

黃娟以《楊梅三部曲》被視為第一位女性台灣當代大河小說作家，之後有施叔青完成了《香港三部曲》，二人同為台灣大河小說界的女作家。姚嘉文《台灣七色記》是八十年代後的另一部大河小說作品，是較受學界忽略的作品。

邱家洪於 2006 年 7 月出版的《台灣大風雲》，是目前最新的一部大河小說。

第一節 當代大河小說

一、何謂「大河小說」？

若對「大河小說」追本溯源，它的語原為法語 *Roman-fleuve*，此詞是由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1866~1944）所創，意指「如河流般的小說」。楊照將大河小說對應於西洋文學中的「Saga」文類，對大河小說提出四點具體定義：一、具有濃厚歷史意味，故事背景設定於劇變的歷史時代。二、以一位主角或一個家族為中心主軸，以其經歷來鋪陳過去的社會面貌。三、以較多的篇幅處理社會背景，及當時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四、篇幅如時間綿延不斷，是巨型的長篇小說。³ 大英百科

3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頁 94。

全書與韋氏字典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對大河小說的形式的定義是：「敘述一個人物，或一個家族的長篇小說系列，各冊間可獨立，亦可合觀」。鄭克魯的《現代法國小說史》中歸納出兩個主要特點：

首先，長河小說是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延續和發展。它力圖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現實生活，但是，它或者通過一個人的經歷，或者通過一兩個家庭的變遷，去反映一個歷史時期。

其次，長河小說採用了新的藝術表現手法。除了普魯斯特運用意識流手法以外，其他作家也採用了細緻的心理描寫，甚至意識流手法。⁴

可見在法國的大河小說特質，標榜以寫實手法反映現實，也包容新的如現代主義的書寫技巧。但是大河小說一詞儘管有其西方參照，放到台灣文學場域脈絡來談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個特定文學類別的在地獨特界定方式。西方大河小說未必要擔負記錄國族歷史的任務，而台灣的大河小說多記錄殖民史或開發史。此外，在人物取材上，西方的「大河文學」，多傾向於「英雄人物」的特質，最早的大河小說像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其所取材的人物即是以「音樂神童貝多芬」為模型，再加上虛構的故事而成。台灣的大河小說所取材的人物則多偏向於一般人物，芸芸眾生。

「大河小說」一詞出現台灣文壇起始於葉石濤，葉石濤認為

4 鄭克魯：《現代法國小說史》（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34-135。

它的內容在講述某個主人翁的生平發展史，以多卷集長篇小說的形式呈現，必須以整個人類命運思想為其小說的觀點。鍾肇政認為在寫法上，大河小說須是一個人或是一個家族貫穿整個時代的活動歷程；而在內容上，大河小說描寫的是人或家族如何適應時代的潮湧變化，也就是說大河小說的基本要素為：「人」與「歷史」，將歷史縮影在一個人或一個家族人們的生活史上，檢示這段歷史時空對人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鍾肇政又將大河小說分為一、以個人生命史為主，二、以若干世代的家族史為主，三、以一個集團的行動為主等三種類型，內涵則或首重個人精神之發展與時代演變遞嬗的關係，或以集團行動與時代精神之互動為探討之中心。⁵ 陳芳明歸結大河小說的三個要點，且強調作者的歷史論述：

第一、大河小說本身不僅具備了濃厚的歷史意識，並且作品裡描繪的時間發展都橫跨了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二、大河小說既包括了家族史的興亡，也牽涉到國族的盛衰。第三、大河小說對於作品裡烘托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往往具有同情與批判精神。具體而言，它已不僅僅是文學作品，同時也蘊藏了作者的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⁶

李喬本身也曾談及大河小說的性質為：涵蓋時間長、人物很

5 鍾肇政：〈簡談大河小說·祝福時報百萬小說獎〉，《中國時報》，1994年6月13日39版。

6 陳芳明：〈戰後台灣大河小說的起源——以吳濁流的自傳性作品為中心〉，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12月），頁85。

多、情節非常複雜、包含主題也比較深廣。⁷ 綜合以上各家說法，大河小說的共性是以悠長的歷史為敘事軸線，講述整個族群或家族史的命運，並藉以展現其時代精神。從葉石濤、鍾肇政再到陳芳明，都可看見評論家們企圖為「大河小說」從小說中獨立成類，並確立其書寫特質，他們分別從思想、寫作內容、西方傳統等角度加以詮釋。

大河小說的類型若與其他現代小說作比較，可以說：極短篇講究構思精巧，語言精鍊；短篇小說以單一事件為主，人物少有發展；中長篇以上，則人物眾多，以多線情節表現主題；長篇小說人物性格有發展與成長，情節曲折，具整體性結構；大河小說為洋洋巨構，人物眾多，故事持續發展，空間擴大，時間延長。從長度篇幅來說，極短篇從數十字到一千多字，短篇小說不超過三萬字，中篇小說約三萬字到十萬字，長篇小說有十萬字以上，大河小說動輒五十萬或百萬字以上。

台灣大河小說的字數，較精準之統計，《台灣人三部曲》約 85 萬字，《寒夜三部曲》約 95 萬字，《浪淘沙》約 130 萬字，《台灣大風雲》約 185 萬字。⁸ 這些作品不僅篇幅長而已，連情節、人性切面、社會與歷史的層面也都壯闊繁雜，而且多以台灣歷史為場景，涉及關鍵事件及台灣人所重視的理想與價值。

7 見《寒夜三部曲》書末附錄一：〈李喬訪問稿——有關《寒夜三部曲》寫作〉。羅秀菊：〈大河小說在台灣的發展——兼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台灣文藝》，第 163、164 期合刊（1998 年 8 月），頁 49-51。

8 前衛出版社書訊則稱《台灣大風雲》字數超過 200 萬字，根據歐宗智統計，實際是 185 萬字。歐宗智：《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論》（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7。

二、台灣大河小說的形成

吳濁流（1900~1976）寫於1943~1945年間的自傳體小說《亞細亞的孤兒》雖然篇幅長度遠遠不及大河小說的標準，但因其濃厚的台灣意識及民族史詩性質，本土派的文學評論者都認為它具有大河小說的雛形。吳濁流另有《無花果》與《台灣連翹》兩部小說，是記錄其個人及時代對話，也是台灣文學史上最早觸及「二二八事件」的作品，加上《亞細亞的孤兒》，共三部自傳性作品，陳芳明將之視為一體，以大河小說最常見的「三部曲」形式而論。⁹一些經歷過日本統治的作家吳新榮、張文環等，也曾有過以日治時代為背景來創作大河小說的想法。此外，鍾理和未完成的《大武山之歌》，廖清秀的《第一代》，陳千武的《台灣志願兵的回憶——獵女犯》，及葉石濤一直想從明鄭時代寫起的歷史小說，都「證明本土作家以滾滾巨流的態勢投入台灣歷史、台灣人歷史命運的探索。」¹⁰甚至年已七十的謝里法以日治昭和年間大稻埕為舞台撰述台灣第一代本土畫家小說《紫色大稻埕》，論者亦稱之為「大河劇小說」。鍾肇政、李喬、東方白等人接續寫作大河小說。李榮春是晚近重新被注意的大河小說家，其作品《祖國與同胞》更早於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此外，李永平《海東青》，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亦被稱為大河小說。¹¹

9 陳芳明：〈吳濁流的自傳體書寫與大河小說的企圖〉，《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出版，1998年），頁243-261。

10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年8月），頁183。

11 《海東青》一書的書背有定義此書的文字：「大河史詩寓言小說」。

而《濁流三部曲》是目前大河小說研究者所公認的奠基作品。

從七〇年代以來，美麗島事件、林家血案、軍法大審、陳文成命案、江南命案等，動搖了人民對黨國的信心，政治上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台灣七〇年代的小說，已落實本土關懷的理念，創作內容朝向本土議題，此時也產生了大量的作品，對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重做反省。可是真正表現台灣本土精神的作品，仍需到八〇年代方才成熟。八〇年代可以說是蔣經國和李登輝初掌政權的年代，所有過去不合理的措施，在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交界時代，都成為討論、批評的目標，不論政治、社會或經濟都在急遽變化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作家產生反省，對於記錄這個變動的時代具有使命感，於是作品競相出現，尤其「政治文學」更是八〇年代文重要的標誌之一。吳錦發說，由於八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日益走向開放，以及台灣人意識的覺醒，八〇年代的台灣作家有了更大的勇氣，突破了以前的禁忌，而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作了大膽的描寫。¹²大河小說中觸及的族群史，社會眾生相等，都離不開政治，例如黃重添將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歸類為政治小說，且定位為台灣長篇政治小說在八〇年代的第一個里程碑。¹³白少帆將《寒夜三部曲》歸類為革命歷史小說，認為作者在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上，突破了多年來台灣文學創作的政治禁區。¹⁴這些論

12 吳錦發：〈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台灣學術研究會誌》，第3期（1991年3月），頁124-125。

13 黃重添、徐學等著：《台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1992年3月），頁582。

14 白少帆、武治純等主編：《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頁883-892。